



独 幕 剧

一枚校章

重慶人民出版社

序 言

重慶日報 1955 年 12 月 18 日的報紙第三版上，登載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一枚校章及其他”。這篇文章報導了一個事實：就是反革命分子、騙子、王德新拾到了重慶大學 0085 號校章以後，儼然以重慶大學學生的名義，在成都和重慶進行招搖撞騙活動，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很大的損失。為了從這一事件中吸取教訓，提高革命警惕性，重視校章（當然各機關廠礦的証章或通行証也是一樣），我們決定根據這件事實，寫成劇本，搬上舞台。

此劇寫成後，由重大戲劇社話劇組作為參加 1956 年重慶市青年學生春節文藝會演大會的節目演出。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評，同時也得到很多寶貴的意見，我們根據這些意見對劇本進行了修改，成為現在這個劇本。

我們參加寫劇的同志的政治水平和文藝水平都是不高的，儘管根據一些意見作了修改，但劇本還是可能存在着不少缺點。我們誠懇地希望社會各界人士，各個演出此劇的單位，導演們和演員們能夠提出意見和批評。

重慶大學學生會戲劇社

1956.4.13.

時間：1955 年秋天

地點：重慶大學

人物：張志勉：男22歲 組長、團員、關心同學，警惕性高。

王德才：男20歲 麻痹大意，0085號校章遺失者。

趙 萍：女20歲 重慶大學學生。

錢小青：女19歲 一個參加人民銀行工作不久的幹部。

宋一鳴：男22歲 反革命分子、騙子。

李藍芳：女30歲 合作社幹部。

解放軍同志一人

傳 達 男約四十歲

公安人員 甲

乙

第一場

時間：一个秋天的星期日的下午。

幕啓：夕陽斜照着一片幽美的草坪。从台下我們可以看到远处有一座水榭，它的左面有一叢夾竹桃林，桃林前面放着一把長靠椅，台中草坪的右面是一叢花圃，在花圃的正前方也有一張長靠椅，幕啓時，場上無人，王德才从左边夾竹桃林后上。

（以下各人物皆以姓簡稱）

王：（刚从球場上打完球回來，感到非常熱，就到這兒來休息休息，坐在左边椅子上，用手巾一面擦汗一面搨風）

張：（提着王的衣服，藏在背后上）王德才！

王：哦！組長！你看了剛才這場球賽了吧！我可真不含糊啊！要不是最后我的那个远籃，可就要輸給二班了。

張：真是了不起！可是……（打量王）可是你的衣服呢？

王：（一怔）啊！衣服！忘在操場上了。（急回去，王走了一段后，張叫住王）

張：算啦！算啦！甭去找啦！你看这是什么？

王：（搶過衣服向張行九十度鞠躬禮）謝謝你！謝謝你！

張：你这衣裳才几天就丢了兩次。王德才呀！怪不得同學叫你“忘得快”，你可真是忘得快。

王：唉！組長，你怎么又開玩笑啦！你不是說過你不叫我的外号了么！你怎么又叫了起來。

張：这也不能怪我。你老是忘东西、丢东西，什么事兒都是忘的快，什么东西都是不在乎，你算算，你丢了多少东西啦！鋼筆，衣服……

王：算啦，甭說啦，这又有什么呢！反正費點勁，不就又找到了嗎？

張：找到啦！你的那个校章到底找到了沒有？

王：唉！丢了就算了嘛！反正是个小銅片，还能值多少錢？可也真麻煩，一枚校章丢了，又要登報作廢，又要到戶政股去登記，还說要寫个檢討書哩！其实，一枚校章有什么了不起。

張：你这个說法可太不对啦！校章是我們全校師生的標誌，它代表着我們的身分，那不是值錢不值錢的問題，你想想！你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丢的？

王：我不是告訴过你了吗？！就是兩個多月以前上学期快放假的時候，我打完球，來这兒休息，就丢在这个地方了。

張：你記不記得多少号？

王：我那記得，我到戶政股去登記遺失的時候，查出來是0085号。

張：唉！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滿不在乎！

王：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校章掛在我的胸口上，又不听我的指揮，它自己要掉，跟我有什么關系。何況我校章上的別針早就坏了。

張：那你不會換一個？

王：換一個又頂什麼用？！電氣化設備有時候還出毛病呢。

張：我看哪！不是什麼牢不牢的問題，你對校章根本就不重視。

王：你說要我怎樣重視？！我總不能一天到晚的兩手捧着它。一個人要注意的事情多着哪！穿衣服、脫衣服、換衣服、洗衣服誰敢保險那兒不出點毛病呢！

張：你又強調客觀原因了，你為什麼不好好的想一想，一枚校章有多麼重要哇！假如這個校章落到壞人手里，他就會利用它給我們造成巨大的損失。

王：開口壞人，閉口壞人，那兒來那麼多的壞人。

張：你沒有在報上看到假學聯幹部的事實嗎？一個反革命分子利用一個校章，給國家帶來了多大的損失呀！

王：你這是假設被反革命分子拾去，可我假設就不會落到他們手里。比方說，掉到下水道或者是掉到草坪里銹壞了，那不就光是損失一塊小銅片麼？或者我們重大同學拾到了，那還不會物歸原主麼？就是一個小朋友拾到了，他看見是重慶大學的校章，他也會送到學校來的，照我這樣假設有 90 % 是安全的。

張：你怎麼老向太平無事的方面想呢？

王：噯！這有事實根據的！去年有一天，我在球場上打完球，忘了把毛絨衣穿回來，第二天我才想起，可上那兒去找呢？一件新毛衣呀，我真心疼！可後來我在飯廳門口看到一張寫着讓我去領毛衣的紙條我就去領回來啦！所以我

这样判断 90 % 几都是安全的，说不定这枚校章还可以物歸原主呢！也許咱們一會兒回宿舍的時候，在宿舍門口又會出現讓我去領校章的紙條哩！你想想，一件新毛衣值二十多塊錢人家都不要，难道这一个校章！他会……

張：得啦！得啦！歸根一句話，就是你還沒有把校章的作用和丟了以后的危害認識清楚，你这种麻痹大意的想法，恰好是反革命分子的避難所。

王：（不耐煩）得啦！你甭扣大帽子啦！我丟一个校章，你算算你說過多少次啦！寢室也說！教室也說！來這兒還說！我看你甭說了，我敢保證我那 0085 号的校章，絕對出不了什麼問題。（說着：站起身要走）

張：（看見王又把衣服忘了帶走）你看！你衣服又忘了帶走啦！

王：（躁腳）唉！又忘了！真是……（張、王下）

〔宋手拿一本書、慢慢的上〕

宋：（他東張西望，很明顯的是在這塊地方等人。）讀了一會，翻翻手里拿的精裝俄文書，但是眼睛並沒有看書。忽然用手摸了摸胸前掛的校章，得意地笑了笑。過了一會又焦急地看看水榭那邊，自言自語地）怎麼還沒有來呢？（繼續走來走去，遠遠的看見一個人影馬上坐到椅子上翻開手中的俄文書）（錢上）

錢：哎呀！真對不起！讓你等久了吧！

宋：（滿面笑容的迎上去）沒什麼！沒什麼！我先還以為你有事不能來呢！可我一想你一定會來的，所以我在这兒看着書等你。

錢：我本來早就出了門，可是禮拜天的車真擠呀！等了老半

天的車，讓你等了好久。

宋：沒有關係，我反正在看書。（把書合上）倒是你辛苦了，昨兒晚上跳舞跳了大半夜，今天又這麼遠趕來，你一定很累了吧！來！快來這兒坐坐，休息休息。

錢：我這算什么！你們大學生，一天到晚的用功多費腦子呀！倒是應該好好的休息休息。

宋：好吧！來！坐下！（拿吃的東西出來）你看我們邊吃邊談好不好？

錢：看你，還花錢買這些幹什麼呀！

宋：這花不了幾個錢。來！吃吧（兩人吃着、沉默一會兒）

宋：小青！你的舞跳得可真好哇！

錢：（不好意思的笑了）好什麼！剛學呢！還不是你帶的好。

宋：我？！我也是剛學呢！不過我就是愛好文娛活動，我還是我們班上文娛活動的積極分子哩！

錢：我也很喜欢文娛活動，一個人的生活，就應該活潑、豐富、有生氣，像我們整天坐在辦公室里面多枯燥呀！

宋：對啦！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青年人就是應該活活潑潑，蹦蹦跳跳的，我最反對一天到晚的死啃書。小青，我們找個地方玩去罷！

錢：（看看四周幽美的風景）不！你們這兒的環境多好哇！我們就在这兒玩罷。

宋：你不知道我們的同學開起玩笑來多厲害呀；我擔心你受不了。

錢：（一笑）學生時代就是這樣，你們的生活多麼叫人羨慕啊！

宋：但我們却在盼望着赶快畢業，走上建設祖國的崗位，多
多為人民服務呀！

錢：你也快畢業了吧？你在重大唸了幾年啦？

宋：我……我在这兒是三年級，我原來在赤水中學唸書，畢業
后，因為我成績很好，就以第一志願考取了重慶大學。

錢：你學的是什麼？

宋：是機械系！就是制造機器的。

錢：（驚喜地）制造機器的？！

宋：對啦！你知道我們這一行多重要啊！現在我們祖國不正
在進行建設么？！那一种建設不需要機器呀！比方說拖拉
機呀，還有這個……嗯……（說不上來啦）反正許許多多的
機器都要靠我們來制造呀！

錢：（羨慕地）嗨！可真了不起呀！

宋：這有什麼了不起的，我畢業以后，馬上就是工程師。要是
我再發明或者創造些什麼的話，那我就是……是廠長、勞
模，說不定還能上北京去見毛主席呢！

錢：（不勝驚訝）哦！能上北京去見毛主席？

宋：當然可以嘍！到了那個時候，我再不像現在這樣困難
啦！

錢：（很關心地）你現在有些什麼困難？

宋：其實也算不了什麼，不過現在我需要很多的參考書，還
有……有一些要用的儀器，並且在生活上我也要有足夠
的營養。你知道，我們學校的功課是多麼緊張啊！要花
多少心血呀！難道我不需要喝點牛奶嗎？

錢：当然需要！而且書籍儀器都不能缺呀！

宋：我也知道沒有書沒有儀器，我怎能把學上好呢？如果我沒有強壯的身體，我怎能把書唸好呢？可是……可是……我的經濟情況……

錢：是沒有錢嗎？

宋：是的，但我又有什么辦法呢？我現在還是在上學的時候。我認識的都是一些同學，他們也沒有錢借給我，我上那兒去借呢！

錢：一鳴，要是……要是你認為我可以幫助你的話……

宋：不！不！你的錢我怎麼能用呢？並且你還有家庭負擔呢！

錢：（急急地）我家就我一個人，我自己掙的錢每個月花不完，我可以幫助你，借給你一些。

宋：那……如果你能夠先借給我一些錢的話，那就太好了，現在我預先就謝謝你。你知道：經濟上的困難，對我有很大的威脅，我離家三年了，因為錢不夠，所以一直就沒有回過家。你看！我這雙皮鞋都是人家送給我的。

錢：三年都沒有回家啦？不要緊，今年寒假我一定設法幫助你回家看看。

宋：那更好了，我再謝謝你，你知道我家里有很多的人，有我的媽媽、弟弟、妹妹一大羣，我也真想回家去看看。小青，你的家呢？

錢：我家？我家就我一個人。一鳴，我多麼想有一個家啊！有我的媽媽，有姐姐，妹妹，那該多好哇！

宋：这有什么呢！將 來……（向錢靠近，錢瞟了宋一眼，低下头來，
沉默一会）

宋：小青……

錢：嗯！（宋想說什麼，沒有說出，錢又低下头來）

宋：小青，你吃呀！

錢：你既然这么困难，还買这些东西幹什么呀？

宋：这算不了什么！你來了什么都好了，買這點东西，花不了
几个錢！

錢：不是！我不是說你，我是說……不必为了我……

〔远远的趙萍喊：“張志勉”“張志勉”

宋：（一聲）小青！有人來了！我們走吧！

錢：上哪兒去呀？

宋：我們到那边去吧！（解釋）我們在這兒碰到他們，以后他
們又要和我開玩笑了，（着急地）小青！快走吧！不要被
他們看見了。（宋急下，錢跟着下）

〔趙萍手拿兩封信从左边跑上

趙：（四面看一看）這兒也沒人，哪兒去了呢？（又喊）張志勉！
張志勉！

〔远远有人答应一声，“幹什么呀？”这是張志勉答应的。

趙：快來呀！組長！我找你有事兒呀！

〔張、王，从右边上

張：什么事呀？

王：趙萍！你看你大驚小怪的，什么要紧的事兒啊？

趙：（急）組長！（拿一封信給張）你看！

張：（接信）你的信我能看嗎？

趙：我就是找你看的。你看吧！你快看吧！（急）

張：（看信而不唸），（王在張背後擠着看，但看不見）

張：（默唸）奇怪，奇怪！

王：什麼事呀！（一把搶過信來，大聲唸）“親愛的萍”

， 嗨！這不是老孫來的信嗎？！這信還讓我唸呢？

趙：（急）你先看看簽名再唸吧！

王：（看簽名）“愛你的秀英”唉！這怎麼是個女同志呢？

趙：你唸吧！

王：（先小声唸，然後唸出聲來）“上一次你約我到公園我一直等你到十點鐘還沒來，難道你變了心，不愛我了嗎？親愛的！我真不懂你的意思，你快來信吧！愛你的秀英”哎！

這是怎麼回事呀？

趙：誰知道呢？這明明是個女的。

張：趙萍，我看最好到支部研究一下。

趙：你看！這兒還有一封呢！

王：（一把抓過來先看了看簽名）“李蘭芳”怎麼又是個女的？

張：你唸吧！

王：（唸信）“趙萍同志：上一次在船上，你向我借的錢，我現在急需要用。因為我現在在醫院治病，急需醫藥費和生活費，希見信後速寄交工人醫院住院部李蘭芳收即可。”

趙：（急急）這！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張：不管它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一定把它搞清楚。——暗轉——

第 二 場

時間：一个星期以后

地點：同前

佈景：同前

幕起：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一位解放軍同志和重大的傳達一起上場。

傳：同志呀！我不是和你說過了嗎？我們學校確實沒有宋一鳴这个人！

解：怎么沒有呢？一个多月以前，我坐船到瀘縣去，就在船上認識了他，他跟我談了很多，他說兩年多都沒有回家了，这回趁着暑假借了一點錢回家去看看，但他家是个貧農，回學校的錢還沒有着落呢？所以他向我借了二十塊錢，我看他是祖國未來的建設幹部，還帶着重大的校章，當然就借給他了，他說他到學校后馬上就還我，還讓我到學校來看看他呢！可是到現在還沒有還我，你看！這是他在船上親自送給我的照片，后邊兒還寫着名字，還寫着重慶大學機械系三年級，這還能假嗎？

傳：照片是照片，可我們這兒實在沒这个人。

解：那才奇怪呢！難道他不是你們學校的同學嗎？你看，照片上明明還帶着重慶大學的校章呢？

傳：這……這我也說不上來啦。這樣吧！我領你到他們班上
去找吧！

解：好吧！（二人正要下，傳達遠遠看見王）

傳：王德才！王德才！你快來！

〔王內應“幹什麼呀”，然後王上〕

王：什麼事兒？

傳：你們班上有一個叫宋一鳴的嗎？

王：宋一鳴？！沒有哇！

解：怎麼會沒有呢？你是不是機械系三年級的呀？

王：是呀！不過我們班上沒有宋一鳴這個人，可能是別的班
的吧！

解：不會，他告訴我，我還怕記不住，還在像片上寫着呢（把照
片給王看）你看！

王：（接過照片，凝視了半天）這個人，我從來沒見到過呀！

傳：同志，恐怕不是我們學校的同學吧。

解：那怎麼能呢？你看明明帶着校章，這還能假嗎？

王：那可能是一年級的同學吧！

解：不是！不是！他明明告訴我是前年考取重大的，現在是
三年級了，住在第二宿舍。他還告訴我，他是專門製造機
器的。

王：三年級！製造機器的！這可奇怪啦。

傳：這樣吧！王德才，你領他宿舍去，看看別的班有沒有這
個人。

王：好吧！（對解）同志！我們一道去吧！（解、王右下，傳由左

回去)

〔李、張上，边走边說。李顯然生着病，走得直氣喘。〕

李：同志，我是在從瀘縣到重慶的船上認識他的，他親口告訴我他叫趙萍，並且他還說因為路費花完了，沒有旅費和伙食費，當時我身上還有一些錢，是準備到重慶醫病的，我就借給他了，他說到重慶後馬上就還我，可是一直到現在他還沒有還我，醫院的醫藥費、生活費都欠着呢！我給他寫封信，他也不回信，我只好帶着病來這兒找他。

張：你先歇會吧！你的病還沒有好利索。

李：是啊！你看！他害的我這個帶病的人，跑這麼遠來找他，我見了他，非好好兒給他提意見不可。

張：要真的有這回事的話，不但你要給他提意見，我們也要嚴厲的對他展開批評，可是……

李：同志！你想，我在船上因為看他是我們祖國未來的建設幹部，帶着重大的校章，並且告訴我一年以後就要畢業，那時候，他就要為祖國製造許許多多的機器，所以我把我自己治病的錢都借給了他，誰知他……

張：哦！他還帶着重大的校章？

李：他還告訴我，他是放假回家之後又回重慶上學的哩！

張：可是趙萍放假沒有回家呀！再說他家就在重慶啊！

李：（生氣地）要不是他說他是重大的，帶着重大的校章，我也不會借錢給他，更不會到這兒來找他。

張：你別生氣，趙萍現在就在學校，我們把他找來一問就清楚了。

李：現在解放了，我看你趙萍還能跑到那兒去，最豈有此理的？是，寫信他也不理，……

〔趙上〕

趙：喂，張志勉！你快來看，我又接到一封信。

張：什麼信？

趙：上星期六不是給你看兩封信嗎？這一封又是什麼秀英來的。

張：又是那個什麼秀英來的？上星期來了一封，這星期又來了一封。這個問題咱們回頭再研究吧！現在這兒……

李：同志！走吧！我已經歇好了，咱們找他去吧！

趙：找誰？

張：找……

李：（快接）找趙萍，他和你們都是一班的吧？這個趙萍啊！我也不知道他是忙呀還是存心借了我幾十塊錢不還呢？

趙：什麼？

李：借錢不還！我還寫了信給他，他也不理。

趙：啊……那封信就是你的呀！

李：是啊，你也看到了吧？

張：李同志，這就是我們班上的趙萍。

李：（大吃一驚）你是趙萍！？

趙：是啊！我是趙萍。

李：可是……可是……你是不是學製造機器的趙萍呀！

張：是呀！我們學校也只有這一個趙萍。

李：那是怎麼回事？借我錢的那個趙萍是個男的呀。

趙：我們學校沒有第二個趙萍。

李：不！他清清楚楚的告訴我，他是重慶大學的，而且还帶着和你一樣的重慶大學的校章！

張：趙萍，我看這邊有問題。

趙：什麼問題呢？

張：你想他帶着重慶大學的校章，而且也叫趙萍，事實上重慶大學只有你這一個趙萍，我看他多半是一個冒名頂替的家伙。

李：可是他怎麼會叫趙萍呢？

張：這個……

趙：張志勉，我看把這件事情和今天我接到的這封信，一起交到學校去，我們到那兒一起研究一下吧！

張：好吧！李同志，你同我們一道兒去好么？

李：好吧！好吧！（趙、李、張一起下）

〔台上稍靜以後，宋、錢二人親密地談着話上〕

錢：一鳴！你看我今天帶來你最喜欢吃的東西。

宋：小青，你太好了，星期六能和你在一起真是太幸福了。（坐着，吃了一會）小青，我們認識不算短了，我總希望以後我們倆能經常在一起。

錢：我也是這樣想，但是能行嗎？

宋：當然能行。小青，當我畢了業分派了工作，就想辦法把你也調到那兒去。早上，我們一起去上班，下了班我們愛去哪兒就去那兒，你說那該多美啊！

錢：一鳴，我一想到這兒就感到非常興奮，不是么？你說！將